

消滅空中強盜

大 羣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消滅空中強盜

大 羣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內 容 說 明

這個集子中的三個短篇，都是描寫志願軍防空部隊的戰鬥生活的。他們爲了保衛祖國人民的安全，保衛世界的持久和平，徹底打擊侵略者，在朝鮮前綫，在祖國邊境，給予敵人——空中強盜以極大的挫傷。作者樸素而真實地寫出戰士們的無比堅強和勇敢，表現了他們熱愛祖國、忘我犧牲的高貴品質。

目錄

消滅空中強盜.....一

郭永生和測遠機.....一五

長白山裏的哨兵.....二九

後記

消滅空中強盜

朝鮮中部一條公路開闊的上空，近幾天夜間常常發現敵偵察機在高空盤旋，這表示敵機將要對這裏舉行「重點轟炸」了。我們一個高射砲兵營，擔當了這個光榮任務——消滅這些空中強盜，粉碎敵人的計劃。在黃昏的時候，大家坐上汽車，向目的地出發。

太陽將落山，餘輝形成放射狀，像一面大扇子，把西邊山尖上一大條子灰雲彩映成紫檀色。「火燒雲，明天晒死人」，砲手們心裏有數：憑這響晴的天氣，今夜保準打個大漂亮仗。

汽車馬達聲一輛比一輛響得急促。每輛車都裝扮的像要出嫁的新娘子，披着翠綠色的松柏枝子，夾雜着粉紅色的櫻花，有的還在擋風玻璃左邊插着一束鮮紅的金達萊花。

天色漸漸暗下來了，遠處漆黑的小山尖，迎着汽車奔來，眨眼變成了大山。路兩旁

的樹木一排排的倒過去，車燈射到樹上，像掛着一層白霜雪。車捲動起來的塵土，被後邊車燈一照，像是滾滾翻騰的乳白色的氣流。

車隊像一條大蛇似的繞着爬上了一座大山。車爬坡時，低着頭也能看見天空的星星。車下坡時，借着平射下去的燈光，可以看見山脚下閃着微亮的江水，用手指測量着，約有一寸寬。

坐在我身旁的電話員馬明，今年二十二歲，是共產黨員。他平素是個學習的積極分子，戰鬥空隙時間不是寫就是念。這時，他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說：「文化教員，道旁邊牌子上畫的這符號（指着「！」）是驚嘆號吧？」

我笑着把脖子伸到近前，嘴緊貼着他耳朵說：「這可是實際教學，在這地方是叫人注意，就是說這地方危險。」車正好拐彎，一面畫着「！」號的牌子迎面立着，被車燈映成一條細長的黑影，橫立在路上。

他笑着說：「這不是危險號，是勝利號！就憑司機同志們開這手勝利車，就說明問題了。」

車上山了，頭頂上藍澄澄的天空忽然顯得開闊明亮了。同志們都大大地舒了口氣，心裏隨着暢快起來。

「鳴槍聯絡！」「關閉車燈！」連長的命令。

這裏已經是平原地帶了。路兩旁貯滿水的稻田，像鏡子似的閃着光亮，青蛙在熱情地歌唱着。

我們這一連走在最前面，連長在車廂裏捏亮了手電筒，看着地圖和身旁指導員說：「再有十分鐘就進入陣地。」又回過頭來說：「司號員，準備鳴槍聯絡信號。」指揮車上的同志們聽了這話，都不約而同的摸着黑，緊好了皮帶，扣上了風紀扣。

「鳴信號！」連長發出了命令。

牽引車隨着停下了，「紅、紅、綠」三個彩球飛上了天空，接着，其他各連也從四面八方同時昇起了各式各樣的信號。

按火力區域，砲進入了陣地，放好列。連長和指導員在陣地中間選擇了一個地方，摸着黑挖好了半身掩體，這就是指揮所。

砲手們對於自己所心愛的砲進行檢查、擦拭，他們在黑暗裏也能像在白天裏一樣，伸手就能摸到每一部分細小的零件。非戰鬥員疏散着砲彈。五分鐘，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。就等着敵機來時開砲了。

電話員馬明剛把電話安裝好，就聽見電鈴「噹……」的聲音，他迅速地吧耳機子遞

給連長。

「啊！是！是！」連長對着話機說，「敵機闖進火力網，在有效射程內，不要發射，等我們的探照燈捕捉住目標，再集中火力羣射，一切動作聽從指揮！」連長放下電話，把營長的命令傳達給砲車長，並命令各砲車長重複了一遍。

「噹……」電話鈴又響了。

「編號發現敵機一架！」連長接了電話後轉身命令道：

「就定位！準備戰鬥！」

一霎時數十門大砲砲口指着同一個方向，陣地肅靜得很，只聽見四周圍不知道名的蟲子「吱唧吱唧」的叫着。

連長手裏高舉着紅布包着的手電筒，各砲的二砲手把砲彈緊貼着閉鎖機。

「同志們，爲祖國人民立功的時候到啦！狠狠地打！不讓空中強盜逃掉一架！」指導員宏亮的聲音，傳到每個砲手的心裏，每個砲手心裏都暗暗加了勁。

敵機的馬達聲由遠而近了，誰的心裏都在說：「一架，集中消滅！」

「轟隆……噠噠……」從空中佈下了一片白色的光，連串的炸彈和機槍彈落到地上。敵機由高空降下來，緊貼着山尖飛過去了。

「同志們，敵機是作試探性的轟炸，肯定大批機羣是在後邊。我們要集中消滅它！」指導員對着播音筒沉着地說着。

「喂喂……營指揮所，三號！」電話員一聲比一聲高地喊着。「報告連長和指導員，電話綫斷啦，我馬上去查綫。」馬明一縱身跳出了掩體，又回過頭來說：「十分鐘完成任務。」一晃就看不見影子了。

連長握着聽筒，沉思着，因為這一連人和上級斷了聯系，就像人斷了血脈，一動也不能動。在聯合作戰中，如果減少一門砲的火力，就等於一個大網有個破洞，會叫敵機漏網，影響整個的戰鬥。他回過身來：「司號員，準備發射聯絡信號。」

馬明順着綫路，低着頭猛跑，遍地盡是坑坑包包，和沒大腿深的野草，深一脚淺一脚，露水把褲子濕透了，絆倒了爬起來，手掌扎破了，臉撞腫了……他心裏喊着口號：

「快，加油，十分鐘！」

一口氣跑出去有三里路，橫着穿過公路，爬上一個小崗子；迎面一股小風吹到腦門上，四下裏一望，不由的大聲喊起來：「唉呀！」原來綫路被炸着了一段，哧哧地燒得很快，像一條火蛇向前爬行着。他一縱身衝了過去，脫下了上身制服……

嗚嚕……這震天響的聲音撕破了夜的寂靜，敵機像一羣烏鴉似的湧上來了。戰鬥就

要開始，電話一秒鐘也不能耽誤呀！可是，當他想用制服包住電綫滅火的時候，忽然發覺衣服沒有了——大概是跑得太慌，被小山上的樹枝子掛丟了。回去吧？黑地裏摸來摸去，得耽誤好多時間。他一時發急，用一雙手扶着那段燒着了了的兩丈長的電綫往前猛跑，綫上的火是滅了，可是，他的十個手指的皮肉全燒壞了！

他忘記了痛，使勁伸開手指，抓來斷綫頭，電綫兩頭相差有一米來遠，他使足了全身的勁也拉不攏。

急促的馬達聲迅速逼近，敵機臨到頭頂了，高度有三千米，閃光彈一撒一片，映紅了半邊天。

他伸手往身後一摸，鐵鉗子不知在什麼時候也丟掉了，沒有工具了，手掌的皮肉全綻出來，怎麼把綫頭接起來呢？他沒有半點猶豫，一咬牙，把兩根綫頭捏進手心燒破了的傷口裏。電流從他周身通過，四肢麻木了，眼睛冒金花，耳朵裏吱吱地叫，肚子裏的存食直往上嘔，頭有些迷糊了。他倚在旁邊一棵樹幹上，支持着沒有倒下來。他覺得左手是和營長握着的，右手是和連長握着的，正在向這兩位上級報告着執行任務的經過。他覺得周身溫暖，用嘶啞的聲音輕微地自語着：「首長，我完成了任務了！」

敵機轉回來了，由三千米降到兩千米。目標是公路，領航機剛要往下降，說時遲，

那時快，「刷，刷，刷刷……」數十道白光同時昇起來。在黑暗裏的敵機馬上露出了真相，登時就亂了營，像一羣被趕打的蠅子，亂撞亂竄。

無數條探照燈的白光，像無數隻巨手，從地面伸向天空，緊緊地捉住了敵人的幾架領航機。

「發射！」到處傳來了口令聲。

轟，轟，轟……四面八方同時發出了巨響，山搖地動了。砲彈穿在敵機身上爆炸了。三架領航機，都中了砲彈，像流星一樣地扯着煙火的尾巴，摔到很近的山谷裏去了。探照燈巨大的白光，在兩秒鐘內又捉住了新的目標。

馬明這時猛地站起身子，把兩根綫頭放在嘴裏咬着，使勁一擰，接在一起了，把它放在地上，然後大步往陣地那邊飛跑過去。

敵機東闖西撞逃不出探照燈的白光和高射砲的火力網，砲手們正有次序的一架一架地消滅它們。

敵機爲了減輕重量好迅速逃命，有的把所有的炸彈都胡亂傾瀉下來，有的把汽油筒也扔下來了，有的把所有的機槍一齊開放，夢想掃開一條逃路。一股股黑煙平地冒起三四丈高，遮住了一切，彈片飛嘯在陣地上，砂石雨點一樣地四處飛濺。

砲手祁生被飛起的碎石片打在腰上，使他直不起腰來。他咬緊牙關，兩眼沒有離開瞄準鏡，手不停地轉動着方向轉動機。

砲手小張左胳膊根被彈片刺破了，鮮血滲透了衣服，但他像沒有覺到，揩掉照明具上的塵土，眼睛沒有離開高低升降角，手又準又快地搖動着，沒有差一米位。

砲手張世閣打着打着就脫了上身的衣服，汗水和炸彈揚起來的砂土沾滿了背脊，砲彈一發接着一發往裏裝填着。正打得激烈時，忽然一顆空彈殼卡在膛裏了，他心裏一急，上去就用手抓出來了，十個手指都燙得起了大泡。只耽誤了一秒鐘，又裝填進去了新的砲彈，一面還鼓動同志們：「腦袋還在脖子梗子上，就不能讓敵機逃跑，狠狠地打呀」他儘快地裝填砲彈，打得敵機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。

敵機越猖狂，砲手們的戰鬥意志越高漲，接連着又擊落了三架。

敵機只有死拚了，拋開砲陣地，順着探照燈射的方位，折着觔斗俯衝下來。嘭……左右翼小砲開了花，火球串成串，封鎖住了俯衝點。胆虛的敵機剛扎到半截，見勢不妙要向上鑽，却又被擊中了兩架，摔在稻田裏。

馬明跑到離陣地還有一百米遠的地方，敵機扔下來的炸彈在四砲的方向爆炸了，煙火一閃，他看見砲手們還是靈活地轉動着砲，跟蹤着燈光向天空上猛打。接着，第二架

敵機投下來汽油彈，但它並沒有逃掉，冒着煙摔在那邊山腳下了。

馬明被炸彈的氣流震倒了，忙着爬起來，一愕神，看見距離他三十米處的隱蔽彈藥箱上的雨布燒着了一塊。

第三批敵機正好飛臨上空，發現了這團火的目標，吼嘯吼嘯，領航機一頭扎下來掃一梭子，又翻上去了。其餘敵機也緊在上邊盤旋，準備投彈。

他大步跑上去，猛一跳，用身子壓在彈藥箱的着火點上。火被撲滅了，那股熱氣燙的他渾身肉直哆嗦，胸脯子已起了連串的大水泡，頭髮燒焦了。

第五批敵機是分散飛來的，沒有隊形，但我們的探照燈不慌不忙，兩支光一交叉就抓住了一架。

高射砲手很沉着，等敵機被燈光逼得降低到二千米了才發射，打得很準。

馬明還趴在彈藥箱上，四周被敵機的機槍掃射得直冒煙，可是他沒有欠動一下身子，心裏想：「只要我還有一口氣，就別想暴露目標。」

沒隔五分鐘工夫，敵機又上來一批，將貼近火力網時，領航機見勢不妙，剛要往回磨身，就被擊中了，在它身後的三架也冒出了黑煙。但是我們的砲手們是有經驗的，知道他們是假裝命中，不約而同地從四面同時射出無數砲彈，使得它們的逃跑戰術沒有成

功，假冒煙變成了真冒煙了。

陣地肅靜起來了，探照燈的強大白光又無影無踪了，只是每個人耳朵裏還在轟響着。砲手們修正着砲的部位，數着被擊落在山谷裏的敵機——一些大小不等的火堆，小堆火亮是戰鬥機，現在還燒得很旺的是轟炸機。

連長抓緊空隙檢查完了全連的火力，又命令着：「準備戰鬥，二砲打的偏左要及時修正。四砲馬上補充彈藥！」

馬明坐在砲彈箱子上，看見陣地上絲毫沒有受到損失，說不出來的高興。聽到四砲需要砲彈，知道砲手們是寸步離不開陣地，覺得連長的命令是給他下的，他隨嘴喊了聲「是」，把一百多斤的一箱彈藥放在肩上，飛步奔向陣地。在他身後，炊事班長、文化教員、文書、司號員、司務長都緊跟着一箱箱地扛着。衛生員小楊身上的藥囊直撞腿，也扛着一大箱。

馬明像開路的火車頭，跑在前邊大聲地喊：「爲祖國爭光榮，多打掉敵機，同志們快扛呀，不能讓砲停火呀！」

炊事班長老劉一邊跑着一邊數起快板來了：

你快扛，

我快搬，

鬼子飛機未吃飯，

一架給它個大砲彈。

老劉的快板，把同志們都逗樂了，扛砲彈扛的更有勁了。

敵機又來了，馬達聲較比前幾次響得沉重，一聽就覺得行速很慢。砲手們堵上一個耳朵也知道是敵人吹牛的重轟炸機、空中堡壘、水平投彈的「B—29」。都嘴裏不言語，心裏樂開了花。這是死目標，面積大，行速慢，上邊坐的鬼子多，打下來解恨。

敵機臨到上空了，這次沒有扔閃光彈，也沒有打照明彈，我們的探照燈也沒有開燈。

連長大聲地廣播着：「注意！沉着，勇敢，準確，聽從口令。敵機這次是企圖摧毀陣地，我們要準備狠狠地打呀！」

開始時敵機一直在八九千米的高空盤旋，之後，突然有三架急降到了六千五百米，想進行水平投彈。

我們的探照燈突然開燈了，幾十條白綫交叉在一起，立時照中了目標。

「射擊！齊放！」高射砲立即發射了，形成了強大的風雨不透的火網。這一回火

力更猛，需要的彈藥也就更多，馬明他們還是一箱連一箱地扛着，冒着煙薰火燎和機槍子彈，被炸彈震倒了再爬起來。戰鬥不久，立即命中了兩架，剩下的六架越飛越高，狼狽地向四面逃竄了。

砲手們議論着：「B—29是有優點，比別的型的敵機好抓目標，掉在地下能多燒一會。應該給美國鬼子提個意見，這玩藝在往後別來了，在這吃不開，改改裝送到美國後方做運輸機吧！」

馬明胸口上的火傷被汗漬得刺心似的痛，兩隻手也失掉了知覺，但他咬着牙根，直到響起了解除警報。

敵機的重點轟炸、車輪戰術、層層戰術、低空俯衝、急降俯衝、水平投彈等等，完全被我們粉碎了。

這時大家眨巴眨巴眼睛，才注意到天亮了。遠遠山上的松樹由黑變綠，陣地周圍稀稀拉拉的冒着青煙。

廣播筒裏響起偵察員的聲音：「同志們注意！現在報告戰果，敵機十二批，共九十二架，被我擊落十六架，擊傷二十一架。」

陣地上立時響起了一片掌聲和口號聲。

「祖國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各砲手像和兄弟部隊會師一樣，跑出陣地，互相熱烈地握着手。

太陽昇起來了，照紅了半個天，幾朵白雲彩由南往北地飄浮着，山上的松柏樹塗上了一層金黃色，遍野是野花雜草、血紅的杜鵑花、金黃色的喇叭筒花、藍色的貓兒眼……綠葉子托着水銀般的露水珠，稻田裏的青蛙又呱呱呱地叫起來。

公路上，從遠處飛一樣地跑來了十輪載重汽車，司機同志們都伸手來呼叫着：「同志們辛苦啦！」

「你們辛苦了！」高射砲手們一片聲回答着。

馬明兩隻手和胸脯子上都纏上了藥布，走起路來不大敢直腰，但仍然不停地收拾着電話機。

「馬明同志，你先上指揮車休息一會，要注意身體呀！」指導員走過來說。

他笑着把電話抱在懷裏：「指導員，咱們出國的時候，決心書上不是寫着輕傷不下火綫嗎！」

「我的同志，你的傷不輕呀！」

「不輕！」他又想了想說，「後來宣誓的時候，大家都說那句話不恰當，改成重傷堅